

豐順街九號號外

公開宣言及白票運動的回顧與反思

我們…究竟做過甚麼？

學生會選舉編輯部公開宣言（重登）

面對近日來學生會選舉候選人和支持者之間的分歧和矛盾愈鬧愈大，編輯部內部都同意有必要在此作出呼籲。首先最核心的，就是我們學生之間要的不是內部矛盾，最終目標我們做的就是能夠達成符合整體利益的目標。舉例，校園祭概念的確煥然一新，某SECRET PO認為好青春。又例如學生議會（先假設代表性廣泛），確實可以集中學生意見和力量，正正式式代表整體學生向學校提出意見。

凡是屬於我們大家內部的矛盾，我們應該以民主、理論、理性和有理的批評的方式去解決，不是以壓制、批鬥、野蠻的方式解決。

編輯部都認為同學對於候選人的人格和個人不斷追擊，不但沒有建設性，其破壞性足以危害整體學生利益。同學和同學之間，也就是我們大家，不是敵人，在整體大方向上沒有理由出現可以導致內戰的矛盾。

本編輯部呼籲各位同學，不論是哪一張名單和候選人的支持者，先冷靜下來，保持批判性。編輯部知道候選人過往出現過分歧，影響之下造成今日的局面。同學，相比個人利益恩怨，整體利益相比之下高下立見，難道很難抉擇嗎？未來的投票日，請投下理智的一票。

同學的勝利：兩年前之白票運動回顧及展望

「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不知現在多少同學仍能憶起兩年前這段時間那場短暫卻影響深遠的白票運動：那場同學以佔投票率三成七的白票徹底推翻了當時落後的獨立候選人選舉制的運動，那場把空談了多年的學生會改制實現出來的運動。然而，學生會選舉改制這個重要變革不過剛滿一歲，現在，一些候選人又開始提出「學生會議」的概念，嘗試再重構校內的政治體制。

一些人擺出一副犬儒的投降主義姿態，譏笑這是不切實際的空想；而一些人則對學生會議充滿了質疑，懷疑它的作用及效能，指「學生會議」是一個尚未成熟的概念。加入支持學生議會的鬥爭當中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位同學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

在討論學生議會的時候，我們不單應該討論學生會議自身的概念及其操作，更應該把兩年前具有強大的動員組織及解放力量的白票運動納入討論範圍，重提這個甚少被討論和反思卻又寶貴的經驗，那末，我們才可更具體的談論這個問題，有力地回應各種投降主義論述。「學生會議」在三號名單的界說及設計下無疑是有著不少侷限的（例如把學生會議置之於早已官僚化的學生會架構之內，又把希望寄託於校方的格外開恩……），但我們絕對不可以因此而否定此概念所蘊含的無限可能性。關注可行性等等的問題固然是正確的，我們亦絕對不應忽視這樣的一個事實：學生會議更像是一套普遍的智性模式，就是康德的語意下的理念（Idea），具有某種形成「同學」的政治主體性及政治能動的調節功能和符號效果，而不是一種機制規劃。將這個面向的學生會議稱為不可能的空想是愚蠢的，它是一種關於自由、平等、解放的純粹理念，並總能通過不同的方式及形式於不同的歷時實現自身。《豐順街九號》編輯部特別藉著這個機會選編並重刊三篇過去的文章，以茲同學參讀。我們相信團結與鬥爭，也只有團結與鬥爭，才能切實地改變現實。

回望三成七的白票

文：左岸

寫作背景簡說：2013年學生會選舉前席，《豐順街九號》編輯部一直籌備發起白票運動，希望透過直接向校方施壓把空談了多年的學生會選舉改制實現出來。直至10月30日的學生會選舉宣傳大會，聯名名單AETHON的候選人吳若風同學（當然選舉為獨立候選人制，「聯名名單」是沒有任何法律效力的名單，是一種停留於共識的名單）接二連三被揭發於不同團體多次不負責的失職問題，引起同學的哄動和對該候選人的強烈反對。於宣傳大會後，《豐順街九號》編輯部旋即把握討論白熱化的時機正式發起白票運動，並把同學對該候選人的猛烈反對引導為一種具有建設性、劍指並根治當時現行制度弊病的運動。最終，同學眾志成城投下的白票佔總投票率近37%之多，僅比一名候選人所得票數少好幾票（若計算廢票在內則有43.4%，比任何候選人更多）。正正是因為在白票運動中同學堅定不移地向校方表明了立場，不再把希望寄託於校方格外開恩和當時軟弱無能的學生會身上，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團結的力量，使校方不得不讓權予同學（當然最近校方亦再次開始收緊權力），多屆同學盼望多時的學生會改制才得以到來。這篇文章原本刊載於《豐順街九號》2013年11月號，有力地反駁了當時對白票運動的一些指控。

10月30日的學生會選舉宣傳大會，出乎意料地喧鬧；之後，又有謠傳指《豐順街九號》編輯部撕毀AETHON海報、張貼「匿名學生」的反AETHON海報。在當日發出的聲明中，我們已清晰解釋了上述行為並非由編輯部策動及煽動。因此在此也不多費筆墨交代事件了。但10月30日的晚上，我們面對了不少質疑、刁難及抹黑，對整個編輯部而言，是難捱的一夜。

由編輯部發起的白票行動雖廣受中六同學支持，但仍被不少中四、五的同學批評。這些批評主要源自兩則對白票行動的誤解：

1. 白票行為乃針對吳若風同學之所為
2. 白票行動抹殺了其他候選人的努力，破壞選舉制度

關於第一點，編輯部同學發起白票行動並非針對眾矢之的的吳若風同學-----事實上，編輯部早在兩星期前已開始籌備白票行動，吳若風同學被揭不過是條導火線，是時間巧合的問題（這點AETHON方面相當清楚）。白票行動並不以那種黑材料為重點，白票行動是矛頭直指現行學生會制度的一場抗爭。學生會現時只是學校為滿足學生在形式名義上「自治」的組織，有名無實，事實上《學生會會章》與校方威權使學生會寸步難行。同時透過10月30日的那場民意反彈，我們可看到在現行選舉制度下，學生往往只能勉強接受一群良莠不齊的候選人作為來屆學生會的幹事。白票是對現行制度的抗議；白票行動是嘗試動搖現行制度的抗爭。透過大量的白票，學生可向校方展示他們的力量及團結性。但終究，白票行為不過是學生抗爭運動的第一小步。不論是告誡編輯部「白票不能令吳若風落選」，或是怒吼「白票班友玩針對」的同學都嚴重曲解了白票行動的精神。白票行動直指制度，不是個別候選人。

關於第二點，投下白票是學生作為選民的基本權利。在世界各地的民主選舉中，白票都是一種受大眾及法律認可的投票方式。在2012年的模擬特首選舉中，54%的選民便投了白票，以表對小圈子選舉及候選人個人操守問題的不滿。白票並非如某些同學及老師所言的「為反而反嘅搞破壞行為」，而是一個合理合法的投票方式，甚至可以說，白票根本是選舉制度內的元素。白票從不代表破壞、蔑視選舉。相反，它代表了選民真正尊重他手中的投票權，它代表了選民對民主權利的尊重-----若真的希望破壞選舉，不投票是最便利的做法，我們為何還要操勞，到票站投票？同時，亦有指白票會令認真參選的同學落選。然而若我們仔細研究《學生會會章》，我們會發現學生會根本沒有流選機制。在無當選門檻的情況下，縱然只拿得一票，你也可順利當選-----明顯白票並不會導致流選，令有心服務的同學進不了學生會。

亦有人說白票行動的參與者也許只是隨波逐流之輩。我們並不否認這一點，儘管我們進行了大量有關行動理念的宣傳，如逐層「洗樓」，但一定會有對行動不明所以而又參與行動的同學，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們可以因此而否定白票行動嗎？六四集會、七一遊行也一定有上述這類人參與在內，但我們並不可因此否定白票行動-----而且，我們又如何確定投票給AETHON及FORTHRIGHTERS的同學真的認同那些候選人？眾所周知，培英同學極大部分都只是以人脈關係、台上表現（如：說話能力）作投票基準。在此基準之下，這些「認真投票的同學」與「隨波逐流投白票的同學」壓根兒沒有甚麼分別。我們編輯部作為白票行動的發起人，固然不認同這些沒有周詳思考的「白票行動支持者」，但更不認同「有隨波逐流之輩參與在內=白票行動無謂」這種荒謬的思維。

回顧今年第20屆學生會選舉的白票行動，我們學生實實在在的締造了歷史。佔總投票率36.9%的白票，象徵了同學對制度的憤怒，象徵了同學團結的力量。這一仗我們贏得漂亮，贏得光彩。但白票行動不過是第一步，普遍同學政治意識及水平依然不足，希望我們下一回仍可凱旋而歸。

遲來的選舉感言

文：G L

43.4%。驟眼看這冷冰冰的數字，很難感受到當中的熱情——足足二百五十四位同學身體力行，踏入投票站，投下一張又一張白票及廢票，集腋成裘，控訴現行制度不公。

由其當你發現，中一同學未及了解事態動向，早已遭安排在朝早匆匆投票（某親中大黨籌劃旅遊巴，「協助」老人家往返投票站，實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編輯踏足中一課室，宣揚理念，中一同學已後悔莫及。又由其聽聞部分老師，教導初中同學投白票「剝奪侯選人之被選權」、「針對個別候選人作出攻擊」云云。當然，我深信相關老師可能只是不明就裡。宣傳不足引致誤會，此乃行動策劃者之過。如此一來，粗略減去中一「被投票」的100張有效選票，逾半選票都應為白票及廢票---當然，這只是粗略計算，無須深究，但背後有理可循。

愈演愈烈，只反映學校漸與學生脫離。

筆者在校六年，初中之時遇學長改革派，不明所以，但亦見其看似循規蹈矩，逐步遞交計劃書，以致提交學生會會章修定草案；四五年已過，如今若學生遞交計劃書，定必被譏笑為戀居、白廢心機。姑且勿論計劃書中細節，單是其心力精神，應予以萬分嘉許，而非置之等閒，黑箱中否決。有果必有因，今日若怨其校政研討會、諮詢論壇無人出席，倒不如盡快向學生教授莊子的「無用之用」，使學生參透當中道理。

面對如此民意，校方若一意孤行，視之為浮雲，則難保日後反彈將十倍於此。通識教育使然也好、社會風氣使然也好，今天學生意識漸臻成熟，另一邊卻似在抱殘守缺。二十年前的法規，今日尚且變為基本法；二十年前的會章，二十年前的選舉制度，又何以在千夫所指中殘存至今？縱觀各校，惟我校每年學生會均以「改革」作口號，卻無改革之實；他校學生會雖以「盡心服務同學」為名，卻日新又新。箇中因由，可謂不言而喻。

寫於2013年11月12日。

《豐順街九號》編輯部的網球場宣言

寫作背景簡說：此篇宣言發佈於學生會成功改制，第二十一屆學生會產生之後。《豐順街九號》編輯部一直認為重點不在於甚麼選舉制的形式，而是實質的權力關係，實實在在的權力分配。編輯部發表該宣言是為了深化「後改制時代」的討論，反對當時盲目樂觀主義的一勞永逸論，使白票運動的精神能得以持續。

第二十一屆學生會，一個全新的時代。有賴去年參與白票運動的同學與去屆學生會的幹事們所付出的努力，沙培學生會過時落後的選舉制度終於迎來的變革。不論大家認為完善與否，新的選舉制在學生會歷史進程上都是一個大躍進。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但終究，選舉制的改良根本不是增強學生會工作能力的重點。真正的問題是甚麼？學生會擁有多少自主自決權？真正的權力在誰的手上？現時經改良的選舉制只是錦上添花，但問題是我們連沒有「錦」也沒有！請細心讀讀今屆選舉的候選人政綱，其實基本上是與大家在中一時看到的同出一轍：在課室用膳？設立民主牆？鬆綁嚴緊的校服規例？其實只是陳腔濫調，沉悶的老調。這裏沒有任何貶意，相反，請試想想為何各屆候選人都要不斷重覆這些陳腔濫調？因為那些訴求一直一年復一年都未能得到校方受理！

答案已經很明顯：真正的重點是學生會的實權所在。沒有實權，我們才一直要聽著令人打呵欠的老政綱；沒有實權，學生會改制才會空講了十多年；沒有實權，我們才要一直忍受多年來一直毫無寸進的學生會。沒有實權在根本上的基石，學生會組成方法如何改善都是徒然，整座學生會的高樓也只是危樓一座。

如此，我們是否要大力推動校內民主化？不太準確。我們不單要求民主，我們更要求自治。若民主是少數服從多數，自治則是每人在不受任何轄制下自由而自律地生活。自治比民主是高了一層的。我們不單要把權力在決策層面還給學生會，更要把權力歸於所有學生，把自治實踐在校園生活之中。自治不是甚麼難以達到的目標，讓我們在課室用膳不便是其中一個自治的顯現嗎？有人或會質疑我們究竟有否條件達致真正徹底的自治？我們確信我們是可以自律而存的。且看當今兩傘革命佔領區內的無政府狀態，一切依舊井然有序，甚至比佔領區外有著更佳的秩序。既然佔領者們也能做到，我們身為沙培學生為何辦不到？況且自治是一個目標，過程是可以循序漸進，透過不同政策指導學生自律，逐漸讓權予我們學生的。就以於課室用膳為例，反對者往往宣稱會令課室一片污糟，增加工友工作量。也許是這樣，但透過自治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骯髒了，工友便不清潔吧，讓課室繼續骯髒吧。到了某個時刻，受到衛生問題滋擾，學生必會明白整潔的重要性而自發清潔的。這個策略是辯證的。

學生不單要求校內民主化，讓學生取得更大主導權，更要求學生自治。過去十多年的教訓告訴我們變革絕非一蹴而就的，而是透過長期抗爭爭取的。白票運動的勝利後，我們要繼續爭取更多。「校方讓權、校內民主、學生自治」就是在這新時代的總路線。同學十多年要求改制都灰頭土臉地失敗而回，去年我們同學的白票運動便即時向校方宣示同學們對改革選舉制度迫切的要求，從而成功推動改革。這對我們是個寶貴的經驗，團結就是力量。未來是屬於我們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